



川島選集

川島選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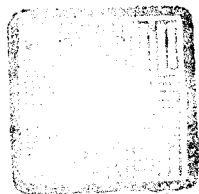
題籤
智功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53042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Chuandao Xuanji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1984年2月北京第1版 1984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4,000

书号 10019·3607

定价 0.57 元

— ۱۲۸ —



川 島 先 生

的好像是十多人，手頭沒有記錄，說不清楚了，但我認識的只有一個寧宗先生。在廈門知道了這消息之後，攜圖的臉，細細的眼睛和鬍子，藍布袍，黑馬褂，就時時出現在我的眼前。其間還隱約看見飲音台……

魯迅先生是在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離開北京的，於九月四日到廈門，離開廈門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若連他上船時，而此書中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的信中已說起，自大概十五日上船，也許要到十六才開。在一月十八大概午後八點鐘，才到廣州。寧宗先生被宅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是在四月六日被捕的。魯迅先生這時

正在廣州中山大學。

序中所說在廈門知道了這消息之後，魯迅先生在廈門對魯迅先生給寧宗先生寫序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寧宗先生年也許記不真切了，已記得在廣州中。

(二) 一九二七年中國文藝思想論 李何村編著，生活

書店發行，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勝利後第二

版。

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想論首頁，即有魯迅先生和宗陽先生的虛像。在宗陽先生像的上頭，寫着宗陽先生，一

手 迹

序

王 瑶

现在的青年人对于川岛的名字也许已经生疏了，然而凡是留心过《语丝》在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地位和业绩的人，在《语丝》的“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的总的“特色”中（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是不会忘记川岛的文章和贡献的。《语丝》之所以在当时发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得到青年人的爱好，当然是因为它的倾向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批评”，是针对军阀政府以及《现代评论》派的“官场学者”的（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由于鲁迅和《语丝》的特殊关系，因此凡是研究鲁迅生平 and 思想发展的人都不能忽略了对《语丝》的考察，因而也自然会注意到川岛和《语丝》的关系。这些情况不仅已经由鲁迅的《我和〈语丝〉的始终》和川岛的《忆鲁迅先生和〈语丝〉》提供了文献性的资料，而且当时在读者的印象中也是很鲜明的。《语丝》第六十八期刊有《反周事件答问》一文，读者王子欣致函川岛，询问他看了鲁迅《不是信》一文后所产生的关于《语丝》和《现代评论》论战中的一些疑点，其中说：“《语丝》社的诸位我都五体投地的钦佩，格外是鲁迅和岂明，其次便是你，不但思想方面，就是文章，我高兴时也愿意模仿。”川岛当即作了答复。如果把《语丝》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流派来考察，其中除过鲁迅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之

外，同鲁迅始终保持友谊并采取一致步调的人就是川岛；这不仅可以由鲁迅给他的书简内容和他写的《和鲁迅相处的日子》一书来说明，由川岛自己在《语丝》上的文章和事迹更可以说明。他的文章娓娓而谈，幽默风趣，但内容是严肃的，富有正义感。《语丝》上曾经有过一次关于“语丝文体”的讨论，作为一种流派来看，川岛的文章风格可以说就体现了“语丝文体”的特点。而且如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所记，《语丝》开办之际，川岛是“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对，自叠报纸，还自己拿到大众广集之处去兜售”的一人；经过鲁迅的勾勒，当时川岛的充满活力和埋头苦干的形象就鲜明地留在人们的心目中。以后他校印《游仙窟》，重印《杂纂四种》，也都是在鲁迅的指导下致力于中国小说史料的整理的。从鲁迅书简中可以看到，他是始终自己的工作默默地支持着鲁迅的战斗的。

其实早在《语丝》创刊之前，他的散文集《月夜》已于一九二四年八月由新潮社出版，是新文学早期出现的为数不多的散文集之一。这是他“在热爱时期蒸发出来的升华”（郁达夫语），同时也是五四时期冲出封建牢笼的新一代青年对纯真爱情大胆追求的真实写照。鲁迅曾把其中的一篇《惘然》作为短篇小说选入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认为他的创作和冯沅君、汪静之等人的作品表现了相同的倾向。郁达夫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从《月夜》中选了《莺歌儿》一篇，并在“导言”中说，“川岛人本幽默，性尤冲淡，写写散文，是最适宜也没有的人。”川岛的《月夜》以及他在《晨报副刊》与《语丝》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包括他后来写的追悼朱自清和某些回忆鲁迅的文章（如《北京鲁迅博物馆里有一张照片》），都是很有情致的散文；读来真挚坦率，饶有余味，他的气质和才能，在这些文章里都得到了很好的体

现。对于象我这样和他有长时间交往的人说来，常常有“文如其人”的感觉。他在北京大学教“散文习作”多年，循循善诱，提携后学；六十年代初，他还热情撰文评介当代散文的新作，他对散文创作的发展一直是很关心的。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史上，实在应该记下川岛的这份劳绩。

川岛比我大十多岁，是我的前辈学长；因此虽然慕名已久，抗战时期流寓昆明时还只有在路上遇到点点头的关系。但自1952年我调到北京大学工作以来，不仅和他属于同一个系和教研室，而且比邻而居，交谈频仍，这样差不多有近三十年的光景。他为人正直坦率，从不迎合气候需要，作违心之论；在闲谈中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诸趣横溢而又不失其对事物的认真严肃的态度，这同他的文章风格是一致的。我想，“直抒胸臆”对于他的为人和属文，都是重要的特色。正因为如此，十年动乱时期他遭遇到了长时期的非同寻常的迫害；但也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才显示出了他的坚定不屈的高风亮节。他经受过种种的威逼与诱陷，但从未表示任何动摇或屈从，他坚信正义和真理最终是会显示力量和光辉的。到了阴霾廓清以后，他精神振奋，正计划为鲁迅研究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而遭到长期迫害的体质已经大不如前，终于在生了一场病之后溘然长逝了。以前他写的悼念朱自清的文章的题目是《不应当死的又死了一个》，如今读他的遗作，缅怀风范，不能不令人引起同样的感觉。现在《川岛选集》要出版了，川岛夫人斐君嘱我写几句话，我愿略缀数语，把这本书介绍给关心现代散文创作的读者。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序	王 璠 1
---------	-------

月夜	1
----------	---

月夜	1
----------	---

刹那间的起伏	2
--------------	---

贺 Aki 君新居	3
-----------------	---

乐园中的一日	3
--------------	---

“上帝容我祈祷吗……”	5
-------------------	---

莺哥儿	7
-----------	---

“燕幼平”	12
-------------	----

“呕你怎么办呢”	14
----------------	----

惘然	14
----------	----

致 Aki	28
-------------	----

撒坦的行径	29
-------------	----

自第十一个双十节以后	32
------------------	----

悲惨的余剩	34
-------------	----

关外与关外	37
-------------	----

一 京奉道上	37
--------------	----

二 奉天	42
------------	----

三 “归去来兮”	49
----------------	----

欠缺点缀的中国人	56
“又上了胡适之的当”	58
人的叫卖	
——呈开明先生	60
爱国	63
桥上	
——断藕之一	68
小杂感补遗	71
关于李大钊先生	74
忆鲁迅先生和《语丝》	82
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92
鲁迅先生生活琐记	101
关于鲁迅手书司马相如《大人赋》	105
永恒的激励	109
不应当死的又死了一个	
——悼佩弦	113
“五四”杂忆	117
北大一九二二年的讲义风潮与杨度	124
后记	孙斐君 128
编选赘语	袁良骏 131
川岛先生生平著作简表	袁良骏 136

月 夜

月 夜

不能很分明的记得是那一天了，但这一天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而且这事和我生在世上一样的真确。只因为都愿意伴着在路上走，狂风和黯黯，便倍增了我们的勇气。真个当我们开始行路时那残缺的月还没有挂在空中咧——也许被乌云遮蔽了？

横暴的风虽夹着泥沙来防止我们开口，我们却仍是不断的说，且话句的数目比步履的数目要多。伊问我：“冷不？乏吗？”我也同样的问伊，彼此的答案都说是“不”！

*

*

*

忽然伊要跌倒了，虽说由于道路的崎岖，确也因为我们谈笑忘情的缘故。在我扶住了伊之后，我们都发生了最大的恐惧；伊笑着说：“不要紧”，我也向伊笑了。但总不能立时止住我心房的战栗。于是我们以后都留神路上的石子，有时伊还朝我微笑。

*

*

*

从深蓝的云幕里，露出残缺之月的面来，颜色是朦胧的。不是中秋，我又何敢苛求呢？伊却说这是伊命运的象征。我一句话也不能答复，而且我知道伊所要的决不是我的泪。

路旁一只疯狗，立在我们背后狂吠，伊微微地扯着我的衣角很快的走，狗也就悄然了；起初我还以为狗是要去吞月的。

快走了几步，却少说了几句，彼此的目的地已经很沉肃的现在我们面前，此时伊和我才嫌路短了。残缺而将要圆的月吐出光来，似乎要使光明的程度越过伊的可能；但这是命运的象征，伊此时所要的，又何尝就是我的笑呢！

* * *

救主呀！你肯许我也钉在十字架上吗？——泪和笑都是人所不要的，我只是还没有被钉死。

刹那间的起伏

谁说我不愿意时刻的见伊呢？只因为惨酷的“别”来作我们每次见面的收场，所以在未见以前就愁的是“别”了。而且我深信：当伊在我心里时，时间便停着不动；倘若伊在我眼前，时间就飞也似的去叫出惨酷的“别”来催促我们分离！

在将要分离的一瞬间，彼此都低了头沉默着，似乎是立在一间四围是深灰色的屋中，也都无力举起眼皮来看看谁的眼，就是伊手中的手帕因为不去弄他也静静的垂着。然而即令是这样的境地，时间还是不许我们留恋。

记得我和伊并着肩，一壁走着，一壁低声的说。人们见了我们就和宿鸟被惊似的；虽然我不知道这是羡是妒？但总觉得无论老年少年或中年的人们，见了以后都会引起他们对于过去将来或者现在的回忆与期望的。但是人们曾想到我们是将要别离的吗！

记得我和 P 君说那夜和柏、峰、星、甫等看月的情形：“我们息了电灯，去了窗帘窥月，月也从疏棂根的柏树桎杈间来偷看我们，不过我们又看见了倒映在地上的树影……”，P 君听了这话就呶了嘴而且“噫”了一声，似乎是为了什么而可惜。不过我想他是应该知道我这一回是没有愁或者恨时间的残忍的。我曾的确看见在这夜的月中除常有的一切以外，还有别的影子，这似乎在当时我已和峰君说起。虽然其中的奥秘我不能了解。

伊第二日的来信中说：“昨夜我和大夫踏月……”我也似乎得到安慰。

谁说我不愿意时刻的见伊呢？只因为……

贺 Aki 君新居

我该拿什么来贺你的新居呢？

倘若一切的所有，

能当作我致献于你的礼物，

能泄漏了我心中所蓄的少许，

却已经靠你我以外的了！

能致献于你的，

还是让你去体会吧。

乐园中的一日

平日为了我的缘故时常累伊烦恼，但是伊总以笑声遮住了伊的泪，引的我也笑了为止。有时在谈笑间我呕了伊，伊也只是含着笑说：“你，你——你呀！”除微微地看我一眼以外，就连指头

也不忍在我额际轻轻地点一下的——或者举起手来立时就缩回去了。

*

*

*

朋友们都已经猜到我们这一日是在那里，然而都没有来寻我们；我们呢——有时也说起他们，却并非由于寂寞，原来惹人憎恶的尘沙，连日被风吹的更使人感到厌烦；恰好在这一日的前夜，澄清的月，和暖的风，都把好日子将于明天开始的喜信来预告我们。从此时起，欢乐的祥云已经紧紧地拥住我和伊。

*

*

*

“……不盼望有很多的生人在我们四周，但在长远的甬道上，当我们走路感到冷静时，能听到从远处来的足音也是有趣的。”我和伊这样的说而且走着。屡次我问伊，伊总笑嘻嘻地不肯说“疲倦”。

在我们的不知不觉间已经走到了小山脚下一条小河的岸边。可是这就是不疲倦也要坐下的了。

看见伊和我并肩坐着的只有挂在空中的月；伊起初捧着一张两只小鸟在玫瑰花上盘旋的画尽看，但也有转过头来含着笑看我的时候。许是因为欢乐充满了我们的心，伊和我都沉默着。只有时因为彼此的目光相逢而微笑。过了瞬间，不知怎的我的头便不自主的到了伊的胸前，此时只听得深藏在伊怀里和击鼓似的突突地心的跳跃声，而种在我心田中的未开的花也被这声息催促的在瞬息间怒放了。我不敢抬起头来看看伊此时的面庞是否和平日含羞时那样的红，只觉伊那温柔的手已经贴在我肩上，我正想寻一句话来说——就是低低地叫伊一声也好。但是

被那不识趣的宿鸟的啼声把我惊起。于是伊拾起了落在地上的那张画。驯良的小鸟依旧在玫瑰花上盘旋着，但是我们的这幅图画，却于不留神间被月儿觑见了倒映在水中的影了。

*

*

*

甜蜜的梦在这几日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宇宙从这一日起也开始有了我了；深刻的印象谁会忘呢？可是当回忆时就觉得……。还记得后来，伊和我在藤萝棚底下散步，无意中又说起了这一日，伊仍旧是低了头含着笑说：“你，你——你呀！”

“上帝容我祈祷吗……”

伊病了有两礼拜，两礼拜以来恐怖与不安便主宰了我——不但是我，并且主宰伊和我的朋友。

*

*

*

据医士说：“伊的病只是中了暑。”但是F医士是治好过我的头痛的，C医士是治好过许多人的重病而承人介绍来的，怎么到了治伊时偏偏低降了技术而使受这久的磨折呢！

我渐渐的看见伊红润的脸色褪成了苍白，青筋和骨头一天一天的从伊皮肤上突出。起初伊还能用两手按了胸口喘着气和我说，“我不难过”；几天之后，虽仍听到“我不难过”的话，然而口音已由细微而变成枯裂。

夜里，即令平日睡眠很迟的邻居已经睡有两三小时，我无法来使我的心宁静，只想：倘若能从邻屋中送来一声不论是谁的鼾声，我就可以决定除我以外的人都已经安睡，但总不曾听到。

这只好取决于我的命运，然而我的命运又是何等的幸。

后来知道在好几夜的四点以前，伊也和我一样的在病榻上等人的鼾声。

终于在无意中访到了T医士，他也说是由于中暑。以后就从他拿着一个半元的货币的手底下，看见在伊惨白而且羸弱的身上，随着手动的上下，浮出赭色的痕来。T君说：“经这手术以后，人就可以和雨后的晴天那样了。”我只见伊那疲乏的双手紧握着衣角，牙磨的作响，虽不曾听到伊亲口说“我不难过”的话，但看了伊额际的汗珠，已经感到伊连这话也不及和我说的痛苦。于是我就横着心在伊臂间替医生来刮，但总显不出赭痕，于是医生自己再动手，我也只好弯着腰扭转了头手擎着水盂让医生刮去。

在如此可怜的境遇中，我不能去看护伊，这虽可诿与种种的阻碍，同时恰能显出我的怯弱与残酷。在近来病中，每次要分别时，我只能用力来握伊的手，这就是我在伊病中所能尽的力，虽然我知道伊是怎样的需人来帮助。“我累伊害病又累伊加病”，伊都不认，并且不许我烦闷；为要安慰病人的心，自然我只好去逍遥了。但是伊呢，反在病中陪我洒泪。

“……她已经很精神了，午后还吃些面。现在她只希望你不要记挂，尤其是要加意珍卫自己。天气热，少出门，饮食要格外小心。她叫你不要记挂。你如不听，她——她——她就——”

S君这样的和我说；我不是不能说话，可是我却不能回答了。

上帝呀！你能容我祈祷吗？我不是不能祷告，但是我该怎样的祷告呢？

莺 哥 儿

是一株槐树吧，枝头还缀着残余的花咧。几乎有半个荷花池已经被这树荫笼罩了，池畔有白的黄的野花开着，当清晨太阳将要来到人间时，就是此地的微风也是香的。盛在荷叶中的露珠，经微风的震动本来已经在那里荡漾，有时槐花落在荷叶上，当中的露珠就加劲的跳跃起来。莺哥儿的家就在这树上，但来这里的还有别的姊儿哥儿，所以莺哥儿从没感到过孤寂——本来就和他姊儿同居的。

栖在这里已经有多少日子，他们自己也记不清了。起初他们以月的圆缺来计时间，但是月的圆缺在他们看来总是太快，所以后来他们也就没有心绪再记。

“仁慈的上帝！你是万能的，你既肯保佑人间，一定也肯呵护我们，我想。姊儿已经病的好久了，仁慈的上帝呀！你是万能的，我祈求你，赶快让伊恢复了健康吧，上帝——阿曼！”

月光在树上仿佛盖了一张银灰色的纱。莺哥儿站在一枝向北的枝上，拍着他那金色的翅膀，粉红色的小嘴时开时阖的这样说。他又侧着头看了一会儿天，要往南飞去。但一振翅就又回到原处，仍拍着他的翅膀，粉红色的小嘴又时开时阖的说：

“再祈求仁慈的上帝：人间的暴力和其他的灾殃，永远不要临到我们的身上，上帝保佑我们！上帝保佑我们——阿曼！”

莺哥儿敛了翅膀，又侧着头看天，有时还用他带毛的小脚，在颈间弹动，圆的小眼儿也不时的开阖。这样的站了一息，他又拍起他的金色翅膀；在翅膀底下可以隐隐约约的看见一个红色的“爱”字。他又继续的祷告了——